

思想市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卢凌宇

内容提要:在第三、四次争论之后,主流国际关系学进入常规科学状态,但学者们一直在尝试突破现有范式、实现重大理论创新。传统的理论创新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多元化,包括沿着现有范式和议题实现渐进的知识增长以及在主流范式、议题和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空间;二是一体化,包括理论整合和理论折中两个取向,前者是范式导向的,目的是构建新的理论或研究纲领,后者则由问题驱动,目的是为特定的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沿着上述两条路径,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从认识论上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都集中在供给端,追求理论在经验上的“真实性”是其共性。相应地,学者们对思想市场和理论的知识产品属性重视不够,没有将消费端纳入分析。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是理论生产者和理论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理论生产的核​​心是真实性,那么理论消费的重点就是“恰当性”,包括认知恰当性——简约性以及情感恰当性——一致性。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应该既高度真实,又非常简约,同时不与主流国际关系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偏好和利益发生严重的冲突。

关键词:国际关系 理论创新 思想市场 理论供给 理论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标识是体系(systemic)理论,^①其中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新制度自由主义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两者既竞争又对话,迅速成长为主流国际关系学的支柱性范

* 本文是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非合法性暴力对发达国家能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4)的阶段性成果。《欧洲研究》的匿名评审人提出了深具洞察力和建设性的审稿意见,对于提高本文的写作质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文中尚存的错讹,概由作者负责。

^① 有研究表明,主流的系统理论引用率显著高于其他理论,参见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9-130页。

式。^①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两大主义出现合流的趋势,被称为“新新综合”(neo-neo synthesis),共同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主义范式。^②作为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和挑战者,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捕捉到主流学派无法解释冷战和平终结这个缺陷,开始崛起。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旗手的温和建构主义既推翻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基本假定,又对华尔兹和基欧汉的理论“买椟还珠”,保留了理论的结构主义形式,迅速成长为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范式。^③此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结构与秩序,提出了与主流理论分庭抗礼的世界体系论。^④该理论虽然在基本假定和理论旨趣上与三大主义很不相同,但在形式上也是结构主义的。温特出版于 1999 年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被誉为 20 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重要的著作,标志着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到达了顶点。

一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常规路径

杜恩(Time Dunne)指出,在第三、四次争论之后,^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冬眠状态”。^⑥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恰恰是在这两次争论之后,国际关系理论才全面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库恩(Thomas Kuhn)把常规科学定义为“牢固地建立在一个或几个科学成就上的研究活动,那些科学成就被一定的科学共同体看作进一步的科学实践的基础。”^⑦在科学发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科学革命和范式更替,但常规科学才是正常状态。常规科学的特点是知识产品的边际贡献递减,但范式和议题得到持续、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Kathryn Furlong, “Hidden Theories, Troubled Wat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erritorial Trap’, and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 Transboundary Water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25, No.4, 2006, pp.438-458; Peter Katzenstein et 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Issue 4, 1998, pp.645-648.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ademic Press, 1974.

^⑤ 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论战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第二次论战双方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学派,第三次论战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垒,而第四次论战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展开,参见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9-249 页。

^⑥ Tim Dunne et al.,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415.

^⑦ 朱志方:《理性与历史: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39-240 页。

快速的扩张。它的发展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拓展业已存在的范式。范式间的基本区别是世界观的差异,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理性选择等不同的流派。二是基于具体研究问题的议题,比如国际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政治等。在研究实践中,范式和议题往往经纬交织。例如,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国际移民(政策)起因及其影响的研究,就呈现出古典现实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相互竞争的局面,同时出现了作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混合体”的霸权稳定论。^①现实主义认定,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移民(准入)政策是基于领土和社会安全的考虑;自由主义认为,只要劳动力这一要素的流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发达国家就会放宽移民准入;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则是国际移民的规则反映了霸权国家维持和巩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需要。

国际关系学者始终没有放弃突破现有范式和格局、实现重大理论创新的努力。首先,常规科学研究是实现重大理论创新的源头之一。常规科学主要是本学科内部发展或逻辑拓展的结果。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就是在对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修正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的。^②常规科学的断裂之处往往就是重要理论创新的起点。华尔兹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难以证伪的人性恶前提,以无政府状态这个假定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分为二,开创了结构现实主义。其次,新的历史条件和场景的出现以及从相关学科引进的理论也会催生国际关系理论创新。^③前者比如核武器的出现启发了谢林(Thomas Shelling)提出核威慑理论,^④又如恐怖主义这个议题的复兴与“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活动存在密切的相关性。^⑤后者在国际关系学中也较为常见,比如温特深受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结构化理论和巴斯卡(Roy Bhaskar)批判科学实在论的影响。^⑥这条途径较近的创新是勒博(Richard Lebow)提出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他立足于欲望和理性这对社会心理学的对立统一概念,从微观层次出发来解释宏观的国际现象。^⑦不仅如此,上述三条路径也不相互

^① James Hollifield,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26, No.2, 1992, pp.569-575.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1998, pp.144-172.

^③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Rigor and Relev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00, No.1, 2005, pp.136-156.

^④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With a New Pref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⑤ See Ethan Buena de Mesquita,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3, pp.635-655.

^⑥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Roy Bhaskar,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Leeds Books, 1975;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⑦ Richar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排斥。华尔兹的理论就既改装和简化了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又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公司模型。^①

以上三条路径揭示了国际关系重大理论创新的主要来源。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着眼于理论形式(结构)和发展趋势,就会发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呈现出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显著不同的取向:一是多元化,其特点是“分”;二是一体化,其趋势是“合”。

(一)多元化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多元化呈现出两种取向:一是常规科学,其特点是沿着现有范式和议题实现渐进的知识增长,增长反过来强化了理论的多元化。常规科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度和冷战结束后内战研究的出色表现功不可没。^②沿着这条路径可以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贡献。一般而言,理论的内涵会越来越丰富,边际贡献相应地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单一的理论只能解释越来越少的经验现象。然而,常规科学的尽头,就是重大理论创新或范式突破,虽然这是小概率事件。例如,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设定了施动者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这个前提。然而,行为依赖语言,语言使信息交换或信号发出成为可能,还具备话语和意义的深层结构。所以,没有语言,就没有施动者。这就需要从“新新综合”转向建构主义,^③由此引发了范式革命。

二是反常规科学,也就是在主流范式、议题和理论之外另辟蹊径,探寻理论增长空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多元化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它有着天然的正义性,没人会否定多元化是个“好东西”。^④从逻辑上看,多元化包括两个亚型。

其一是手段性多元主义。例如,温特曾强调平衡折中,萃取不同理论的精华,整合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理论(*grand theory*)。^⑤与此相关的整合(*integrative*)多元主义者接受并保留众多有效的理论观点,以此来对复杂的现象——“涌现”和组织化的复杂性——做出全面、多维的解释。这个形态的多元主义与其说主张多元,还不如说支持统一,所以本文将在理论“一体化”部分予以讨论。

^① Tim Dunne et al.,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412.

^②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1.

^③ *Ibid.*, p.221.

^④ Steve Smith, “Singing Our World into Exist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3, 2004, pp.499-515. 也存在和史密斯针锋相对的见解,认为理论统一“既不可爱也不可行”,参见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Verso, 1988; 转引自 Tim Dunne et al.,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3, 2013, pp.415-416。

^⑤ Tim Dunne et al.,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416-417.

其二是目的性多元主义。目的性多元主义主要有两个知识谱系:一是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二是非西方学者或“南方国家”学者超越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具有强烈的后殖民色彩。两者都强调非主流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非西方、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念。^①在主流国际关系学内部,阐释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谴责大致也属于这个范畴。^②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多元化”,是在反常规科学的意义上展开的。所以,以下对多元化的讨论,除非另有说明,主要集中于反常规科学的多元化。

多元主义有多种变体,其中“脱钩”多元主义(disengaging pluralism)认定理论创新是遵循某种世界观和科学观的结果。不同的科学观对于何谓“科学方法”形成不一致的意见,每个理论视角都能够自我辩护,不必与不同的路径相互参照。^③后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的目的论多元主义。它传承和发展了后结构主义,批判本质、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等正统的现代主义目标,反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否认世界存在普遍、基本的法则,转而关注“偶然事件、边缘问题、不联结或被忽视的问题、被压抑和忘却的问题”;强调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呼吁取消客体/主体、自然/文化、物质/精神、男性/女性等二元对立;重视话语、符号和交往形式对于社会权力构成的影响,拒斥目标、选择、行为、态度、个性等主流学术界关注的问题。^④

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包含几个分支,包括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⑤例如,后殖民色彩较重的国际关系学家倾向于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知识殖民体系,它粗暴地把世界划分为二元对立的理性/非理性、现代/传统以及进步/落后等范畴。^⑥后现代国际关系学者探讨了霸权历史叙事如何生产出等级制的大叙事与边缘叙事间的关系。例如,法国大革命被主流政治学家一再书写,但对于具有同等重大意义的海地革命却几乎不置一词。^⑦更重要的是,学术体制——大学、期刊、国际学术会议——都是知识殖民的后果。循着这个逻辑,就有必要创造一个后现代和后殖民

① Tim Dunne et al.,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415.

② 例如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p.222.

③ Yosef Lapid, “Through Dialogue to Engaged Pluralism: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Third Debate;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the Third Deb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1, 2003, pp.128-131.

④ 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第41-44页;刘永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1998年第5期,第8页。

⑤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类型,可参见刘永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12页。

⑥ Ramón Grosfoguel,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in Westernized Universities: Epistemic Racism/Sexism and the Four Genocides/Epistemicides of the Long 16th Century,” *Human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Self-knowledge*, Vol.11, No.1, 2013, pp.73-90.

⑦ Zeynep Gülşah Çapan, *Re-wri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Beyond Eurocentrism in Turkey*,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6, p.25.

的国际关系知识场域,弘扬被主流学派视为“非理性”“传统”和“落后”的价值观念。^①

近年来,南方国家学者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后殖民色彩,斗争的对象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但南方国家学者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影响很有限也是事实。米迪(Peace Medie)和康(Alice Kang)的经验研究表明,2008年至2017年间,77个南方国家的学者在欧美同行匿名评审的主要期刊发文只占其载文量的3%。^②包括拉美学者在内的南方国家学者主要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③丰塞卡(Melody Fonseca)认为,南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未能满足主流学者的期待,创造出与主流理论迥然不同的本土(local)理论。这也是西方学者在理论、议题和学者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表现和结果。^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南方国家学者应该致力于让国际关系学的议题、理论和价值多元化,进而实现学科的多元化和去殖民化。^⑤

布赞(Barry Buzan)等整合了南方国家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的设想。GIR将区域(region)作为主要的场景,强调(重新)概念(具体)化,以呈现国际关系的非欧洲经验,例如非国家行为体而非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的强大驱动作用。^⑥布赞和里托(Richard Little)在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强调,尽管欧洲主导了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但它并非整个国际关系的经验基础,南方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对于国际关系学的进步不可或缺。^⑦

① Gunther Hellmann et al., “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1, 2003, pp.123-153;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Monologue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1, 2003, pp.124-128; Andrew Moravcsik, “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 Not Metaphysic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1, 2003, pp.131-137.

② Peace A. Medie and Alice J. Kang,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The Conversation*, 29 July 2018, p.1, <https://theconversation.com/global-south-scholars-are-missing-from-european-and-us-journals-what-can-be-done-about-it-99570>.

③ Melisa Decianci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uth: A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106-119.

④ Melody Fonseca, “Global IR and Western Dominance: Moving Forward or Eurocentric Entrapmen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1, 2019, p.52.

⑤ Branwen Gruffydd Jones, ed.,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Meera Sabaratnam, “IR in Dialogue...But Can We Change the Subjects? A Typology of Decolonising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9, No.3, 2011, pp.781-803. 也有南方国家学者持相对平和的观点,比如认为南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边缘化的原因是学者们缺乏必要的研究方法训练,无法和国际主流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参见 Ersel Aydinli, “Methodology as a Lingua Franc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ipheral Self-reflections on Dialogue with the Cor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3, No.2, 2020, pp.287-312.

⑥ Melisa Deciangi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uth: A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107.

⑦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1, 2001, p.28.

GIR 在中国、伊朗、巴西、日本、土耳其、南非和印度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①在道德上,南方国家的诉求和 GIR 的呼吁是合理的。非西方世界确实不应该只是理论的消费者,它拥有成为理论生产者的权利。^②从经验上看,非西方世界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体验有可能成为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或理论检验的经验证据。换言之,本土经验为南方学者提供了“独特概念化”所需的检验工具和“知识/情感环境”。^③

然而,假如科学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④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企图通过对话来“防止任何一种正统观念主导该学科”就是误导性的。类似地,“任何理论或方法都不应发号施令(dominante by fiat)”也未必是学术的“深层的嵌入原则”。^⑤边缘学派和南方国家学者在探讨西方理论为什么占优势这个问题时,更倾向于认为是因为西方理论占据了葛兰西式的思想霸权,强调非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但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这些理论被遮蔽了。他们不承认西方理论家找到了国际关系学的正确路径,也不认为某些非西方文化并不擅长抽象和演绎思维,而概念抽象和演绎是理论生产的思维工具。^⑥

后现代主义和南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可能都受到考克斯(Robert Cox)的深刻影响。其“理论永远是为了某些人和某种目的”的命题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大量的拥趸。^⑦考克斯的洞见符合人们的直觉,但可能导致学者们的误读。理论建构是个过程。作为结果的理论难免会被解读为具有某种目的性。其实文本一旦完成,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阐释学,不是科学。然而,基于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学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是不能以为某些人或某种目的的服务为宗旨的。相比之下,布朗(Chris Brown)的建议更加合理、更具建设性:振兴国际关系学需要大量的“批判性的问题解决理论”。这样的理论与真实世界的问题存在直接的联系,并且要从“输家”“弱势群

① Melody Fonseca, “Global IR and Western Dominance: Moving Forward or Eurocentric Entrapment?” pp.1-15.

② Ersel Aydinli and Gonca Biltekin, eds., *Widening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megrown Theorizing*, Routledge, 2018, pp.59-79.

③ Melody Fonseca, “Global IR and Western Dominance: Moving Forward or Eurocentric Entrapment?” pp.1-15.

④ 关于科学的目的,主要有三种理解,分别为解决问题、追求真理和增长知识。伯德(Alexander Bird)有力地论证了科学的首要目的是增长知识,参见 Alexander Bird, “Scientific Progress,” in Paul Humphrey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544-560.

⑤ Steve Smith, “Dialogue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Orthodox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1, 2003, p.141.

⑥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7, No.3, 2007, pp.293-295.

⑦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0, No.2, 1981, p.128.

体”和“失败者”的角度来探讨问题。^①借用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的话来说,对于多元化要区别对待。如果捍卫多元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样的多元化就应该被放弃;但如果理论多元化是经验检验的结果,那就应该被接受。^②

(二)一体化

理论创新的另一个取向是一体化,可以统称理论综合。莫劳夫奇克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前途在于理论综合,它“不仅可能而且很恰当”。^③理论综合的目的是求同。从逻辑上讲,理论综合有两种形态:一是理论整合;二是理论折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整合是范式导向的,而折中则是问题导向的。理论整合的目的是建构出新的理论或范式,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是最大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整合已经产生了不少出色的理论贡献。如基欧汉综合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和机制理论来解释二战后的大国合作,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希金克(Kathryn Sikkink)等结合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来解释国际人权规范的演进。^④

理论整合有不同的路径。虽然“激进”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强调理论的多样性,但并非总是如此,也有非西方学者强调理论的统一性。例如,阿莱贾德(Audrey Alejandro)就呼吁解构西方和非西方、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这样的“元种族化、族群和地理上的二元对立范畴”。国际关系学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其中任何一种能动性(agency)都不应该成为被牺牲或否定的“他者”。^⑤不过,理论整合的主流并不是边缘和激进学派,而是主流范式。范式内增长不仅促进了新范式的产生,而且推动了现有范式的整合。阿黛勒(Emanuel Adler)在1997年发出了鼓励理性选择和建构主义对话和整合的先声。此后,学者们做出了不少努力,以实现范式的整合和超越。他们合并不同的理论和研究纲领,如建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甚至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理论,如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规范理论。^⑥江忆恩(Alastair Johnson)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的典例。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战略文化属于建构主义的范畴,其前提则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江忆恩指出,中国主导性的战略文化是一种“备战

^① Christ Brown, “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494.

^② Andrew Moravcsik, “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 Not Metaphysic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1, 2003, p.131.

^③ Ibid.

^④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917.

^⑤ Melody Fonseca, “Global IR and Western Dominance: Moving Forward or Eurocentric Entrapment?” p.55.

^⑥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3, 1997, pp.319-363;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p.220.

范式”(parabellum paradigm)。在这种战略文化之下,外交决策者根据对冲突性质、敌人性质和暴力效果(efficacy)的判断来决策战略选择是进攻、包容(accommodation)还是防守。然而,他强调上述战略文化源于一种零和的冲突观,认为暴力高于包容、进攻优于防守;但是,如果形势不利,也可以接受次优的战略选择。^①

对于理论整合而言,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史的联姻被赋予很高的期待。布赞和利托直言,国际关系理论缺乏跨学科的影响,原因在于学者们对世界史的浸淫不够深。相比之下,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的是卡尔(Edward Carr)、麦克奈尔(William McNeill),肯尼迪(Paul Kennedy)这样的历史学家或沃勒斯坦、曼恩(Michael Mann)和吉登斯这样的历史功底深厚的社会学家。所以,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加强历史修养,从世界史中寻找重要的研究问题。^②

相较之下,理论折中虽然也强调理论统一,但统一的目的不是生成新的理论,而是回答某个具体问题,所以范式不可通约性不是障碍。李少军认为,既然没有哪个单一的理论能够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为完善理论的解释力,就应该提倡理论的综合应用即充分结合现有理论的优势建立综合解释框架。^③希尔(Rudra Sil)和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倡导的分析折中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折中主义。他们明确地“反对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特定研究传统而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分割肢解”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综合来自不同范式的理论,目的是回答“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实质性问题”。相应地,折中主义的吸引力是揭示了在“看上去相互分立和互不通约的理论与研究传统之间,存在实际上的相关和实质性的联系”。^④

理论折中与手段性多元主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后者旨在“做出明确的努力来使用两个或更多的洞见和变量以更好地理解一个现实世界的问题”。这里的“洞见”是指不同的理论路径,包括具体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潜在/隐含的假定/世界观/工具箱(如工具理性)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高度趋同的。契科(Jeffrey Checkel)认为,多元主义会促成“更好的理解”,也就是“能够捕捉正在运行中的更大量的分析性/因果性/复杂性”,通过合并来自两个或多个理论的解释变量,来捕捉现

^①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21.

^③ 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

^④ [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第9页。

实的复杂性。^①从结果上看,分析折中主义并不产生新理论,运用不同的理论解释同一现象/事件只不过是在现有理论之间进行排列组合。分析折中主义者还试图整合三大主义,“构建复杂的、具有重要政策与实践意义的中观因果理论”。^②康灿雄(David Kang)对中国崛起的解释就是分析折中主义的一个经典应用。他结合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理论和视角,论证了中国崛起不是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不会导致与东亚邻国和美国的战争。^③

理论多元化和一体化的参照系都是主流范式和理论。反常规科学的目的论多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主流理论遗漏、无法解释或者曲解了世界政治中的很多重要事件。在他们看来,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挑战主流国际关系学的知识霸权,掀起科学革命和范式转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建设性不足,尚未提出足够多的可以与主流学派共享和论争的研究问题,所以无法与之开展有效的对话,这对知识的累积(cumulation)形成了挑战。^④与此同时,南方国家学者的贡献是引人注目的,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以本土的历史和文化为经验基础,做出了较为显著的理论贡献,例如“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创造性介入”“共生理论”和“天下主义”等。^⑤

二 思想市场与理论创新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常规科学的发展强化了范式的多元化,但除非产生新的范式,结果通常是理论的边际贡献递减,理论内涵越来越丰富,能够解释的经验现象和事件却越来越少。理论折中是问题导向的,不产生新理论;理论整合则通过拼合不同的理论,试图生产出内涵越来越丰富的新理论,揭示世界政治运行的因果机制,其结果

①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p.224.

② 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95-117页。

③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p.221.

⑤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Xuetong Ya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Yizhou Wang, *Creative Involvement: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Routledge, 2020; 任晓等:《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较近的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评价,可参见 Hun Joo Kim, “Will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a Powerful Alterna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9, No.1, 2016, pp.59-79; Benjamin Tze Ern Ho, *China's Political Worldview and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Leadership*,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36-64; Yih-Jye Hwang, “Reappraising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3, 2021, pp.311-330,等等。

与常规科学单一范式演进的结果趋同。为了捕捉世界的复杂性,学者们通常会借助几个自变量,把体系理论转变为“中程理论”。^①正如布莱切(Michael Brecher)所指出的那样,范式融合是有代价的,至少会导致理论外延缩小,如自由现实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等。^②相比两种形态的多元化,整合和折中或许折射出一个事实:国际关系学者突破现有范式和理论的创造力日渐枯竭。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国际关系学者为世界政治知识的增长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们不仅循着常规科学的路径创造着知识,而且试图打破对常规科学的路径依赖,挑战主流范式和研究纲领,做出更大的理论创新。然而,无论是常规路径还是非常规路径,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一体化,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这个问题上,认识论和“元理论”的探讨较为稀缺,而契科认为此类探讨是“重振多元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③本文尝试从认识论角度,把供给(生产)和需求(消费)这对范畴引入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探讨。人类的生产包括物质产品生产和非物质(知识)产品生产两种类型,分别对应商品市场(market for goods)和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所谓思想市场指的是销售知识产品的市场,^④它是供给(生产)和需求(消费)的交集。思想市场上的产品包括知识、技术和各种创意。在正常的思想市场上,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判断思想观念产品的“优劣”,决定接受哪个思想观念产品。商品市场是靠价格、规则和竞争来配置资源的。^⑤相比之下,在思想市场,普通知识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思想消费基于自愿,不以金钱为中介,知识产品“只有通过比对和辩论,才会被认知和接受”。^⑥

在国际关系理论市场,生产者提出某种理论的学者,包括那些挑战或更新先在理论的学者。消费者则是出于教学、研究和对策的需要学习和使用(比如引用)该文

①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p.224.

②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S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235.

③ Jeffrey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pp.221-222. 所谓“元理论”(meta-theory),就是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对社会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尤其是认识论所做的探讨,比如国际关系学中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争论,就是元理论的争论。参见王志:《批判实在论:作为一种元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4期,第47-52页。

④ 科斯把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定义为“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对此的讨论集中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系,参见 Ronald Coase,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4, No.2, 1974, pp.384-391; Ronald Coase, “Advertising and Free Speech,”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16, No.1, 1977, pp.1-34; Jill Gordon,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23, No.2, 1997, pp.235-249; Aaron Director, “The Parity of the Economic Market Pla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No.1, 1964, pp.1-10; 韦森:《谁来管制思想管制》,2014年8月9日, <http://m.aisixiang.com/data/76920.html>。

⑤ 朱相远:《科斯“思想市场”涵义正解》,2014年4月14日, <http://m.aisixiang.com/data/73934.html>。

⑥ 韦森:《谁来管制思想管制》。

献的学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是相对的。某种理论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其他理论的消费者。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思想市场,产品是否被接受,最终取决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相比之下,无论是常规的国际关系学者,还是试图突破常规科学的理论革命家,共同的特点都是从供给端来寻找理论的增长点。他们的区别在于,对于什么样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世界政治持不同的见解。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流学派对国际关系的描述和解释是严重偏颇的,忽视甚至压制了妇女、同性恋者、自然环境、非国家行为体、本土治理经验以及落后国家和地区等(“弱势的”)政治主体和客体。理论折中主义者相信,只有对不同的理论取其精华,才能解释复杂的真实世界。

关于主观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波普尔(Karl Popper)是有所觉察的,体现在他的关于“理论决定观察”的论断上。^①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精致证伪主义拒绝了波普尔的天真证伪主义,反对以一个反事实推翻一个理论,而是把外部有效性更强的替代性理论确立为证伪的标准,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事实中渗透着理论,所以经验不仅不能证伪理论,有时反而是理论证伪了经验”。^②库恩进一步指出,科学革命是支持不同范式的敌对营垒间的战斗。在这样的战斗中,逻辑和事实都是不起作用的,决胜的关键是“技巧、宣传、旧一代的死亡”等非学术因素。^③所谓科学革命的胜利,指的是科学理论被思想市场广泛接受。库恩的洞见暗示了知识产品的前途实际上是由消费者决定的,因为“技巧、宣传”的目的是吸引消费者,而“旧一代的死亡”则会让旧的理论丧失重要的消费者。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系统化和学理化的知识产品,它的价值只能通过思想市场来实现。在思想市场上,卖家提供知识产品,买家通过挑选适意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知识需求。思想产品的售出意味着某个知识被同行或观众接受。在科学评价实践中,理论被接受有三重含义:发表、受到关注、广泛传播。发表相对最容易,只需要经过两三位匿名同行的评审即可。一个理论要受到关注则困难得多。关注可能是接受,也可能是批判,两者的共同点是理论被引用。某个理论可能并不符合一位严谨的评审专家的偏好,但作者严密的逻辑、扎实的经验证据和高超的写作技术很可能让评审人找不出理由去拒稿。但著作一经发表,业内同行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理论要赢得匿名评审专家以外的同行和观众的关注,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观众们在理论、证据和方法上的标准和偏好。从接受到传播是一个更高级的选择过程。传播的主要途径

^①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utchinson & Co. Ltd., 1959, p.15.

^② 方绍伟:《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和逻辑》,2013年11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3bef350101fh1i.html。

^③ 朱志方:《理性与历史: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第252页。

是引用,但从长远来看影响更大的途径是将理论引入教学,成为专业培养甚至通识教育的选读甚至必读篇目。^①

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是对立并统一的范畴。人类知识的演进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自然选择的图景,那就是绝大多数的知识产品都会迅速地被遗忘。无论是对于个别学科,还是对于人类知识的整体,只有少数知识产品能够在自然选择中胜出,留存下来,成为经典。例如,我们现在从事国际关系学研究所征引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特点也在研究生教学大纲的阅读篇目设计上得到印证。对于外交政策分析这个研究领域而言,施奈德(Bruton Snyder)等撰写的《外交决策》一书是入门的必读之作,而涉及外交决策的模式,安利森(Graham A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迄今为止仍然是回避不了的经典。^②对于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这个议题而言,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双层博弈”是当之无愧的经典。而布宜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创造的“政治生存理论”正在成为经典篇目。^③又如,要研习国际贸易的政治学、强制性外交和经济外交,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出版于1948年的《国家能力与外贸结构》仍然是第一本必读书,而鲍德温(David Baldwin)、德累斯纳(Daniel Drezner)等在世纪之交发表的著作有望成为新的经典。^④

三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供给的视角

简言之,理论创新是否和在多大范围内被接受,以及被赋予什么样的地位,并不单

^① 聂辉华在回顾杨小凯的学术生涯时,提及“创建新学派”要达到的几个要求:第一,提出原创性思想,通常体现在博士论文中;第二,在一流的匿名审稿的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并获得一定的引用率;第三,把成果编写成教科书,“使教师爱教,学生爱学,并且有研究生愿意做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参见聂辉华:《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载《经济学家茶座》,2004年第12辑,http://www.niehuihua.com/a/zuopin/jingjipinglunyuusanwen/2016/0602/320.html。

^② Richard C. Snyder et al.,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2002; Graham T.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3, No.3, 1969, pp.689-718.

^③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p.427-460.

^④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Policy Failure and Political Survival: The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2, 1999, pp.147-16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olicy Choice and the Survival of Leader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 No.4, 2002, pp.559-590;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The MIT Press, 2003; Albert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niel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方面地取决于知识的生产者,而是同时显著地受制于消费者的评价和选择。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者倾向于认为真实性(truth)是知识产品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品质。然而,首先,真实性存在不同的类型。工具主义和科学实在论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就大异其趣。其次,真实性就是哲学上的“真理”问题,而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社会科学中的真理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理论的消费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也会像理论的生产者一样对真实性赋予同样大的权重?假如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是概率性的,那么能够得到消费者垂青的知识产品主要有哪些特征?下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探讨迄今为止都指向供给端或知识生产本身。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例,学者对主流学派的谴责可以归结为对主流理论真实性的质疑。贝仑斯科特(Felix Berenskötter)把后现代主义对主流/现代主义理论的评价归结为三点:第一,主流理论贬低阐释的功能,忽视了规范因素对于理论信度(reliability)和客观事实认定的影响;第二,主流理论的本体论都是不切实际的假定;第三,现代主义者以经验支持作为评价理论质量的标准,这样就把理论与方法混为一谈。^①相反,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宏大的理论,反对逻辑一致性,强调知识的碎片化,认定世界是特殊的、脱节的和无序的。^②不难看出,上述三点指责和主张都围绕着理论的真实性展开,其中理论信度、客观事实认定和理论的本体论假定涉及理论的经验基础和基本假定的真实性。主流国际关系学确实是以经验证据来评价理论质量,而所谓“理论质量”无疑包含理论真实性或真实程度这个至关重要的成分。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知识碎片化和特殊性,则拒斥了哪怕是概率性普遍真理存在的可能性。

从逻辑和经验上讲,真实性有两个维度:一是过程真实性;二是结果真实性。两者反映了科学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本质区别。^③科学实在论强调理论的逻辑过程要与经验世界相符合,工具主义则重视理论(预测)结果的真实性。从研究设计上讲,科学实在论通常是结果导向的,也就是努力寻找产生某个结果的变量组合,同时兼顾变量发挥作用的时间次序性(sequence)和空间关联性,目的是挖掘事件发生的因果机制;工具主义者则是因素导向,重在测试某个或某两三个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显著

^① Felix Berenskötter, “Deep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4, No.4, 2017, pp.814-840.

^②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Books, 1998; Pauline Marie Rosenau,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华尔兹是一位独特的工具主义者。一方面,他高度重视理论的简约性;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理论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解释,参见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913-917.

性、方向和强度,即因果效应。^①

科学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共同点是以证据来检验理论的真实程度。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认识论在真实性上实现了统一,虽然它们强调真理的不同维度。对于工具主义者而言,理论的真实性取决于预测与经验事实相符合的程度。按照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典解释,理论假定和理论本身不必是真实的,它们都是预测的工具,预测真实才是理论建构的目的。预测的对象可能是尚未发生的事件,也可能是已经发生但尚未被用于验证特定理论的事件。^②科学实在论者反驳说,由于工具主义并不要求理论的基本假定为真,甚至认为假定越不真实,越有助于演绎出高效率的理论模型,所以,工具主义者建构的理论类似于一个黑匣子,无法分辨异因同果(equifinality)的机制,其本质是一个形式模型,结果很可能是真实的,但理论本身很可能是假的。^③

两相比较,工具主义所认定的真实性识别起来成本较低。例如,“民主和平论”的一个主要推论是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我们观察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发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发生过导致双方士兵阵亡的战争,所以,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国家就为“民主和平论”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尽管如此,预测的准确性也取决于概念界定和研究设计。假如我们把国际战争的标准放宽到国家“展示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那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由于大湖区捕鱼所导致的冲突就可以被判定为国际冲突。这些证据就不再是支持而是反驳“民主和平论”了。

科学实在论者强调理论本身的真实性。理论要真实,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理论假定真实;二是推理过程符合形式逻辑;三是经验证据与理论所描述的过程相符合。在这三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相对容易满足,它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思维素质。其他两个条件的满足都取决于经验事实的支持,而经验事实其实是由学术共同体来认定的。后文将要揭示,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与经验事实相分离可能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学术共同体可能无视证据本身,为某些理论背书。而且,原则上,证据证伪理论,但实际上,假如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无法重复的事实或单一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论是无法通过观察来证伪的。在此情况下,理论是否“真实”,就完全取决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更何况,对于同样的史料,不同的取舍和解读也会产生显著不同的理论

^① Ulrich Sieberer, "Selecti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Competing Recommendations for Factor-Centric and Outcome-Centric Research Designs," in Thomas Gschwend and Frank Schimmelfennig, eds., *Research Design in Political Science: How to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163-182.

^②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1966, pp.3-16, 30-40.

^③ Peter Hall, "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 When and How to Use It,"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Vol.3, No.1, 2006, pp.24-31.

含义。^①

以上分析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的真实性即使不是虚假的,也是相对的、条件性的和概率性的。关于真理,一个基本的经验判断是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具体而言,“第一,在主观上,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事实的投射,而是学术共同体的信念支配和研究者技术操作的结果。第二,在客观上,理论的真实性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受制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特点,既无法证实,又难于证伪。”^②前一个意义上的真理相对性比较容易理解。假如某个时段学术共同体确认的所有科学发现都是绝对真理,科学的演化也就停止了。纵观人类的科学史,昨天的真理往往就是今天的谬误,今天的真理未必不会变成明天的谬误。这个事实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积累、研究工具和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关于遗传是如何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渐成论”,认为精子是具体而微的完整的小人。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甚至在2000年后还有科学家相信”它,以至于此后两千年,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始终未能超越亚里士多德,“一无长进”。直到进入18-19世纪,随着博物学家对动植物的遗传和变异做了大量的观察,植物学家做了很多杂交实验,遗传是如何实现的这一理论问题才找到“正确”的答案。^③不仅如此,科学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也质疑了客观真理的理想。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感觉经验也随之变化了。在这个新世界,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语言;由于概念意义的变化,前后两个理论不具备经验上的可比性;而且由于缺乏共同的经验基础,它们在经验上也难以比较。”对于理论评价和科学进步而言,不可通约性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我们“没有确实的理由说后起的理论比先行的理论好”。^④

对于本文的讨论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意义上的相对真理,即真理本身就是人类主观判断的产物。这里的要害是认识决定信念,还是信念决定认识。在规范意义上,我们期待认识决定信念,但是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学者们更可能让信念决定认知。无论是学者还是决策者,“观念先行”都是铁律。^⑤蒯因(Willard Quine)在批判经验主义时深刻地指出,科学知识的系统是由“逻辑规则、形而上学假定、理论假说、辅助假说、观察陈述”等组成的;“当面对(与理论猜想)相冲突的经验事实时,科学家可

^① Ian Lustick,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Multipl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Problem of Selection Bi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3, 1996, pp.605-618.

^② 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第127页。

^③ 方舟子:《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90页。

^④ 朱志方:《理性与历史: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第248页。

^⑤ 卢凌宇、章远:《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第34-51页。

以调整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逻辑定律或观察陈述本身,以便与经验协调”。换言之,理论与观察的关系是双向的:“科学家可以根据观察事实来否决一个理论假定,也可以否决观察事实而保留原有的理论假说。”^① 华尔兹更进一步,颠覆了“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这一波普尔所认定的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指出理论实际上是不可证伪的。理论和事实相互依存。一方面,“证明某些错误需要证明其他一些(事件是)真实(的)。”当我们确认一个理论时,我们通常会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但由于这个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确认某个理论是否真实。另一方面,我们很难确定一个证据是支持还是反对一个理论,因为评价依赖于我们的感知和对证据的阐释。^②所以,“真理的价值性有时使之蜕化成一种精神利益甚至物质收益,以至于不断地出现后见之明。”^③以上讨论表明,不管事实多么“确凿”,也无论替代性的理论多么有说服力,只要相信旧理论的人还活着,该理论就不会被推翻。^④

所以,理论的真实性的不确定,甚至从中长期来看也是如此。费伊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深刻地指出,科学的目的是增加理论假说而不是追求真理。^⑤1999年,布宜诺·德·梅斯奎塔等理性选择学者与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沃尔特(Stephen Walt)就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进行过一次论争。沃尔特指出理论评价有三个标准:一是逻辑连贯、表达明确。存在逻辑矛盾的理论往往内容含糊,能够和不同指向的经验结果相匹配,所以难以证伪。二是创新水平。原创理论帮助我们认识未知的事物,或者以新的方式来理解熟悉的现象。“新颖的理论赋予难以理解的现象以秩序,解决此前的理论未能充分解决的概念或经验上的困惑。”三是经验上的真实性。决定一个理论是否真正有用的唯一方法是把理论的预测与合适的证据相比对。三个标准对于理论评价都很重要,但相比之下,理论原创性和经验真实性更加重要:“相较一个一致的、精确但无关紧要的理论,另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重要的现实问题但存在某些歧义的理论价值可能要大得多。同样,一个逻辑上一致但经验上错误的理论价值不大,而一些大致真实的理论可能非常有用,即使它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调整”。^⑥理性选择学派则反驳说逻辑自洽是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品质。缺少了这个前提,我们无法判断理论的创新水平或者经验价值,也就是说,逻辑一致性是理论建构的底线。对于理解国

① 朱志方:《理性与历史: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第237-238页。

②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y," pp.916-917.

③ 方绍伟:《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和逻辑》,2013年11月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3bef350101fh1i.html。

④ 同上。

⑤ 朱志方:《理性与历史: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第239页。

⑥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The MIT Press, 2000, pp.8-9.

际政治的运行而言,形式逻辑是回避不了的非充分的必要条件。假如一个理论包含相互矛盾的陈述,那么由此可以演绎出任何推论,这就剥夺了理论的有效经验内容,因为这样的理论是无法证伪的。^①这次论争的核心其实是逻辑还是证据才是检验理论更重要的标准。理性选择理论家的答案是逻辑。本文的分析支持了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

由于理论真实性的高度不确定性,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对真实性认定的标准也是相对较低的。具体而言,除非有大量的同行提出严重的质疑,只要经验检验能够为理论假设提供支持即可。主流国际关系学以定量分析为主。关于定量分析的弊病,科斯、张五常以降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很多切中肯綮的批评。^②这些批评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定量分析的发现缺乏稳健性,很容易受到变量操作、数据选择、模型设定等影响,所以易于操纵。实际上,近年来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强化了对定量分析结果稳定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就是要求作者大幅度增加稳健性检测(robustness check)。十年之前,对于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的定量分析论文而言,稳健性检测是选择性的,但到了今天,知名度较高的期刊通常都会要求4-8项稳健性检测。经验分析标准的提高固然无法消灭数据操作,但却显著地增强了相对真理的可靠性。

值得强调的是,真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相对的。对于重大理论创新的认定而言,真实性很可能是贡献相对较小的因素。布宜诺·德·梅斯奎塔等创建的“政治生存理论”是冷战后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克拉克(Kevin Clarke)和斯通(Randall Stone)指出,^③政治生存理论把民主制度和威权制度的区别简化为产生领导人的获胜联盟规模的区别。这个理论符合人类的直觉,同时几位作者通过广泛的数据分析为之提供了经验支持。然而,他们所使用的统计技术导致了“省略变量偏差”,扭曲了经验发现。具体而言,布宜诺·德·梅斯奎塔等人虽然声称要控制民主这个变量,但在经验分析中并没有将民主这个变量直接纳入方程,而是代之以选主(the Selectorate)规模对民主回归的残差(residual)。克拉克和斯通控制了民主这个变量,然后复制了他们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政治生存理论”的绝大部分经验支持都消失了。也就是说,获胜联盟的规模并不显著地预测公共物品和私人收益的供给。蒙罗(James Morrow)等回应了两位同行的批评,承认使用回归残差来替代民主这个控制变量在技术上是不恰当的,但并不接受克拉克和斯通的指责,强调获胜联盟捕捉到

^①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pp.45-46.

^② 例如 Ronald Coase, "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 in Ronald Coase, ed.,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15-33.

^③ Kevin Clarke and Randall Stone, "Democracy and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3, 2008, pp.387-392.

了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接着,他们把不同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用作结果变量,进行了控制和不控制民主这个变量的31组模式。结果发现,在不控制民主的情况下,获胜联盟在28个模型中是显著的解释变量;但在控制民主的情况下,获胜联盟只在25个模型中是显著变量。^①

作为一种优秀的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生存理论”既简约又符合直觉。它超越了民主与威权的二分,将两者的根本区别简化为“获胜联盟”的规模。在范式属性上,它是理性选择;在方法上,它使用了广为接受的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完全符合主流学派对理论的期待;在学科属性上,它贯穿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②然而,克拉克和斯通对该理论的质疑击中了要害,那就是理论固然“可爱”,但在经验上或许并不“可信”。蒙罗等的经验发现看似有力地驳斥了克拉克和斯通的指责,但却留下了更多的疑团。例如,他们承认获胜联盟和民主具有较强的内生性,所以试图将获胜联盟的影响与民主其他成分的影响剥离开来。针对后者,他们选择了政体3(Polity III)“民主”变量的“行政干预”这一子变量,但对于同样与获胜联盟无关的“(政治)参与管理”这一子变量,却未置一词。^③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变量如果纳入方程中,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显著且巨大的影响。又如,由于对政治生存理论进行检测的都是线性模型,克拉克和斯通对他们的模型进行了“多元共线性”检测,排除了它的存在。^④相比之下,蒙罗等虽然使用了二阶OLS这样的高级模型,但似乎忽视了“多元共线性”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偏差。不仅如此,肯尼迪(Ryan Kennedy)的经验研究还表明,就测量而言,获胜联盟规模和民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不稳定性和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稳定性存在显著的联系。这与政治生存理论的核心论点恰恰相反。^⑤可见,该理论的真实性的阴影并不影响理论的接受度。它不仅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推崇,其通俗简化版还以《独裁者手册》为题问世,^⑥赢得了广泛的公众关注。这个案例表明,在思想市场上,理论生产者包括批判者高度强调真实性,但真

① James Morrow et al., “Retesting Selectorate Theory: Separating the Effects of W from Other Element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3, 2008, pp.393-400.

② Jack Levy, “Interstate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3, p.589.

③ James Morrow et al., “Restesting Selectorate Theory: Separating the Effects of W from Other Elements of Democracy,” pp.395-396.

④ Kevin Clarke and Randall Stone, “Democracy and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2, No.3, 2008, p.390.

⑤ Ryan Kennedy, “Survival and Accountability: An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Selectorate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3, No.3, 2009, pp.695-714.

⑥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2012.

实性的高低不仅需要生产者来展现和宣示,更需要消费者来认定。

四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求的视角

理论消费视角的缺失是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理论创新尤其是范式突破时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缺陷。本文把消费者对理论的期待归纳为“恰当性”(affinity)。该词的原义是喜欢(好)或密切关系。^①本文设定理论消费者——往往是同行——会倾向于接受和传播符合他们信念、偏好和利益的知识产品和理论。恰当性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认知恰当性;二是情感恰当性。两者分别对应简约性(simplicity/parsimony)和一致性(congruence)这两个特质。

简约性的代表性指标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理论的结构。理论可能是描述性的,也可能是解释性的。如果理论是解释性的,在结构上只包含一个自变量。二是理论的构件。理论越简单,(结果)变量的抽象程度往往越高,因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变量的外部有效性成正比。三是理论的形态。对于解释性理论而言,一般来说,因果效应模型比因果机制模型简约,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探讨解释变量对结果变量影响的结果,后者则强调解释变量作用于因变量的过程。^②显然,简约性与真实性大概率是相互冲突的:简约的理论一来无法解释政治过程;二来难以捕捉产生同一结果的不同因素。

然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简约的理论对知识增长的贡献往往更大。^③科学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人类知识的增长。^④这是被主流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学术价值观。科学的进步是通过知识的增长和积累来实现的。不同的科学著述对特定学科知识增长的边际贡献是不同的。卓越的理论通常都会为某个议题、某个学科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常规科学的特点则是随着特定知识体系不断进步,个别理论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尽管从长远来看,“即将到来的发现的数量、质量和种类是没有止境的”。^⑤通常认为,边际贡献越大的理论越可能“用最少解释最多”,^⑥这样的理论往往

① [英]阿尔伯特·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李旭影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5页。

② 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第128-129页。

③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287-312; 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86-90页; 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第128-129页。

④ Alexander Bird, “Scientific Progress,” in Paul Humphrey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1.

⑤ Nicholas Rescher, “Peirce and the Economy of Research,”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43, No.1, 1976, pp.71-98.

⑥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概念、内容和层次,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做系统的讨论。

满足了简约性的三个要件。值得一提的是,简约绝不意味着理论建构简单,反而可能要求作者付出高得多的时间成本。

不仅如此,简约具有独特的知识消费价值。理论生产的目的不是让生产者孤芳自赏,而是供消费者——学术共同体——学习、应用和传播:“从经验上看,在相互竞争的诸种理论中,往往是结构和逻辑相对简单的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广的传播,因而更具生命力。”^①结构现实主义这样简约的理论不仅便于进行经验检验,而且能够产生令人愉悦的“简约之美”。^②这种认知上的愉悦表明,简约符合人类认知能力迄今为止的进化水平。人的脑和神经系统尚未进化到能够轻易记忆和处理高度复杂知识的阶段,擅长记忆相对简单的语句和陈述,本能地追求简单快捷。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现象或规律的陈述,其理论陈述的结构和逻辑越简单,越容易被记住。反过来说,理论涉及的解释变量越多,因果链越长,被遗忘的概率就越大。^③相应地,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认知系统依赖快捷的启示法来完成初期的信息获取和筛选工作。这个特点被称为信息初期筛选(initial parsing)的最小努力原则”。罗杰斯(Everett Rogers)尝言:“简单”是决定创新接受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创新的感知复杂性提高了创新被理解和使用的难度。高度复杂性可能是创新被接受的巨大障碍。所以,复杂性与创新的采用率呈负相关关系。^④据此,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接受度更高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科学观的差异——自然主义认识论压倒非自然主义认识论,而是定量分析更能节省“认知劳动力”。定量分析旨在解释尽可能多的事件,而定性分析更经常地追求综合不同的理论充分地解释一个事件,要求读者支付高得多的时间和认知成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体系理论得以大行其道,得到广泛的接受和传播,简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温特早期曾经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强调是结构与施动者的互动建构了国际关系。但在他的扛鼎之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无言地放弃了施动者对结构的作用,走了他所批评的结构主义的老路。温特变化的动机难以推测,但从结果来看,这个改变显著地简化了他的理论,使之得以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制度自由主义并驾齐驱。如前所述,中观理论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大势所趋。^⑤从结构上讲,中观理论往往是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设置干预(interve-

① 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第127-154页。

②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沿革》,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58页。

③ 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第127、136页。

④ Everett M.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ird Edition), The Free Press, 1962/1983, pp.210-238.

⑤ 王缉思:《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1页;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28页。

ning)或调节(moderating)变量来增强理论的密度,让理论的内容更复杂,从而具有更强的真实性。然而,中观理论违背了简约性原则,增加了受众的认知负担,降低了理论被接受的概率。

理论的简约性相对容易衡量。相比之下,一致性是一个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概念。所谓一致性,指的是理论和思想与评价者的观念、利益和情感相符合的程度。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从0到1的连续变量,其中0表示完全不认同,1表示完全认同。学术评价在规范的意义上是高度理性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人类最理性的群体,他们被期待要“遵循逻辑规则,准确计算概率,并根据所有可用的信息做出关于世界的判断”。^①然而,科学家也是人,具备人性所有的弱点。从理论上讲,科学家会按照经验证据来判断一个理论的可接受性。^②但事实上,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可能远不如我们所期待得那么重要。科学家很难仅仅根据理论的独创性、逻辑一致性或经验证据来进行评价。理想的状况是当一个理论被大量证据驳斥,或者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时,理论家应该纠正或放弃它。实际上,科学家们往往会寻找各种借口来捍卫他们的论点。纵观国际关系上的四次争论以及数量更多的次要争论,比如上述理性选择学派与沃尔特关于理论评价标准的争论,其结果固然是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但争论双方似乎都没有因为辩论方的批评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强化了既存的概念。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有理论尤其社会科学理念或多或少都能找到经验支持。正因为如此,“科学史上充斥着科学家们曾经基于大量证据接受而现在(科学家)拒绝接受的错误理论。”尽管存在强有力的相反证据,“错误”的观念仍然得以迅速而广泛地传播。^③硬币的另一面也是如此:尽管存在强有力的证据,但正确的理论仍然得不到传播。孟德尔(Gregor Mendel)是生物学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学者之一。在1856年之后的大约八年,孟德尔在担任圣托马斯修道院神职的同时,进行豌豆杂交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但他可能也是最孤独的科学大师,直到逝世17年后的1890年,其手稿才很偶然地被后人发现,传播开去,然后赢得了永远的敬

① Cailin O' Connor and James Weatherall, *The Misinformation Age: How False Beliefs Sprea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1-15.

② 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pp.3-4, p.7.

③ Cailin O' Connor and James Weatherall, *The Misinformation Age: How False Beliefs Spread*, pp.17-18, 33-34, p.70.

仰,被迫认为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①

先入为主的观念是非理性科学判断得以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人是观念的动物,科学家也不例外。人的观念高度稳定且持久,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②更重要的是,观念会产生“扭曲、阻碍和重塑陌生信息”的认知偏见。^③人们乐于看到预期的现象和事件,倾向于选择性地寻找和关注符合他们信念的证据,对于与预期相反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视而不见或者故意曲解,结果是不断强化已有的观念。这被称为“确认偏差”。在极端情况下,“采纳正确观念的科学家有再多的证据也不足以说服接受错误观念的人。”^④不仅如此,科学家对特定事件的感知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而这种认知偏差并不一定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整的结果。赫曼(Richard K. Herrmann)发现信息量的增加会强化学者的内在信念,加剧而不是减少信念的两极分化。^⑤商业和平论是最强大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一。但是,一战的爆发是商业和平论最大的经验挑战,因为一战之前,欧洲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强国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以致安吉厄(Norman Angell)宣称欧洲大国间发生战争是个“幻想”。^⑥商业和平论的支持者们并不承认一战是有力的反例,为了化解这个统计学上重要的“离群值”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加茨基(Erik Gartzke)和鲁卜(Lupu)指出,一战并不是商业和平论的负面案例。实际上,当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深度地参与全球经济,如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参与水平都很低。这

① 方舟子:《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第93-104页。方舟子把孟德尔的成就总结为三项:一是每一个性状是由两个因子(基因)决定的;二是在卵细胞和花粉中,只有一种等位基因,或者为R,或者为r,在授精时才结合成一对等位因素,配子的基因都是纯的;三是具有不同基因的配子的结合完全是随机的。科学史上另一位身后扬名的大科学家是提出“板块构造学说”的霍顿(James Hutton)。他的经历,可参见 Bill Bryson,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Broadway Books, 2003, pp.66-67。

② 关于观念改变发生的条件,参见 Jonathan Renshon,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Belief Systems: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George W. Bus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6, 2008, pp.820-849; Craig A. Anderson, “Abstract and Concrete Data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 When Weak Data Lead to Unshakeable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9, No.2, 1983, pp.93-108。

③ Mark Schafer and Stephen G. Walker, “Belief Systems as Causal Mechanisms in World Politics: An Overview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in Mark Schafer and Stephen G. Walker, eds.,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5.

④ Cailin O’Connor and James Weatherall, *The Misinformation Age: How False Beliefs Spread*, p.59, 73, pp.101-102;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7-202.

⑤ Richard K. Herrmann, “How Attachment to the Nation Shape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 Theory of Motivated Reaso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S1, 2017, pp.S61-S84.

⑥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G.P. Putnam’s Sons, 1910, p.216.

些外围一旦开战,它们的联盟体系把那些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国家也牵扯了进去。^①

非理性科学判断也是科学家在利益刺激下做出的理性选择。人类的知识是通过证伪来实现增长的。但对于作者而言,承认错误是学习和科研事业上严重的挫折,会削弱他们在“科学权威”竞争中的实力。^②面对质疑和相反的证据,科学家往往会尽最大努力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在实际操作中,数据操纵和理论修正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越来越复杂和繁多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为学者们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使得几乎所有理论都能够找到经验支持。^③正因为如此,科斯深刻地指出,不是证据评价理论,而是理论决定证据。^④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也给社会科学家捍卫错误的理论提供了便利。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概率性的,这是由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进行可控实验,这就加剧了社会理论在经验上的不确定性,既无法使用物理和化学上的精密仪器,也无法实施医学上的双盲试验,进而为利益驱动的科学评价提供了机会。

个人的信任和情感也显著影响了科学家是否会支持一个理论。由于知识生产的高度专业化,职业科学家都不得不借助其他科学家获得观念和理论。学者们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即使面对相同的研究问题,也会采取不同的解决路径或者使用不同的分析技术。这就导致他们在理论上厚此薄彼,除非一个学者“能够独立评估,而不只是收集和分析特定科学共同体所提供的旨在检验特定问题的数据”。“科学家们是否接受一个观念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同行准确地收集和报告了他们的证据,并据此负责任地更新他们的信念。”科学家会在某个时候停止倾听,不会由于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提供的有力证据就改变自己的信念。^⑤

综上所述,科学评价是由利益、认知和情感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客观”的科学其实就是被学术共同体认可为科学的科学,是科学家建构和评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观念和政治立场没有本质区别。科学家是具备个人经验的人。他们重视自己

① Erik Gartzke and Yonatan Lupu, “Trading on Preconceptions: Why World War I Was Not a Failur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4, 2012, pp.115-150. 此前,也有自由主义学者试图在现有范式内解释这个反例,例如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c Books, 1985; Patrick McDonald and Kevin Sweeney, “The Achilles’ Heel of Liberal IR Theory? Globaliz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Pre-World War I Era,” *World Politics*, Vol.59, No.3, 2007, pp.370-403.

② Pierre Bourdieu,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14, No.6, 1975, pp.19-22, 33-34.

③ 卢凌云、胡美:《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科学还是反科学?》,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6-150页。

④ Ronald Coase, “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 pp.14-41.

⑤ Cailin O’Connor and James Weatherall, *The Misinformation Age: How False Beliefs Spread*, p.8, 22, 44, pp.71-72.

的工作、经济地位和职业声望;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同时生活在社交网络中;在认知和情感上也受到相应的限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发挥作用,并激励他们如何选择理论。^①

理论需求者的一致性偏好启发我们,一种理论创新要被主流的学术共同体接受和推崇,就要与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流派和研究纲领尽可能趋同,至少不能产生根本的冲突。^②那些与主流观念存在根本冲突的理论得到认可和传播概率要低得多。国际关系学共同体主流鼓励范式内的争论,但对范式革命持高度警惕的态度。这个立场是合理的:学术时尚远比真正的范式革命要多得多。回顾国际关系思想史,某个理论产品风行一时、“洛阳纸贵”并不罕见。美国政治学会和国际关系研究会每年都会评选优秀专著和论文奖,《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这样的业内著名期刊也会评选年度优秀论文,不乏新范式的倡导者和边缘学派的学者获奖。但是,即使这些被学术共同体给予高度评价的知识产品,绝大多数也会很快销声匿迹。鉴于这种强大的保守主义倾向,一个崭新的理论与主流的价值观、认识论和范式兼容性越高,它就越有可能被主流学者接受。^③

值得关注的是,“观念”(idea)是有层次性的。最高层次的观念可能是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差异,比如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区别,其中前者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认同客观本体论和认识论;后者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反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主观认识论和本体论。^④最低层次的观念可能是具体理论观点的区别,例如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势力平衡产生国际和平,而霸权稳定论则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接近会引发大国战争。^⑤观念的层次越高,越根深蒂固;观念的层次越低,受经验证据的影响越大,观念的所有者越有可能择“善”固执。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被视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⑥克里斯滕森(Peter Kristensen)较近的经验研究发现,国际关系学的“美国中心”仍然存在,但已

① Cailin O' Connor and James Weatherall, *The Misinformation Age: How False Beliefs Spread*, pp.7-8, p.70.

② 观念一致性的对立面是不一致,但不一致存在两种逻辑上的可能性:一是观念不同并冲突(比如理性选择VS“有限理性”);二是观念不同但并不冲突,不同的观念相互兼容或者至少是不相关的(比如理性选择VS依附论)。在后一种情况下,重大的理论创新能否赢得市场的青睐,就取决于一致性的其他因素、简约性或(和)真实性了,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③ Stephen Kalberg, “Max Weber's Types of Rationality: Cornerstones for the Analysis of Rat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5, No.5, 1980, pp.1145-1179; Jean-Louis Denis et al., “Explaining Diffusion Patterns for Complex Health Care Innovations,” *Health Care Management Review*, Vol.27, No.3, 2002, pp.60-73.

④ 王志:《批判实在论:作为一种元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第48页。

⑤ Jack Levy, “Interstate War and Peace,” pp.583-585.

⑥ 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106, No.3, 1977, pp.41-60.

经明显衰落。尽管如此,从本学科顶级期刊作者的地理分布和社会网络来看,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是美国新英格兰王牌高校和英国的名校,它们在文化传统上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理性主义。^①而国际关系学主流的特点则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t)、“普遍主义”(generalist)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②主流总是保守的。从认识论上看,国际主流学者认同的是金(Gary King)等所主张的“软”后实证主义。^③后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可以采取定性或定量方法,但都侧重于通过系统的观察来揭示隐藏的普遍规律。

以温特、卡赞斯坦、江忆恩和芬尼莫尔等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之所以被接受为主流学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比非主流的建构主义,他们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选择等主流范式的兼容性很强。建构主义与主流学派的根本区别体现在本体论上,它强调理念的作用和施动者实践活动的意义。尽管如此,在认识论上,温特等既解释(explain)也理解(understand);在方法论上,他们要么承认实证方法的功用,要么使用实证方法。换言之,温特等是最接近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者;他们的体系理论也在本体论上相对最接近物质主义。相反,克拉托赫威尔(Friedrich Kratochwil)、昂纳夫(Nicholas Onuf)、拉吉(John Ruggie)等批判建构主义者和后现代建构主义者持更激进的立场,主张使用语言学和法学的理解式推理来诠释施动者在社会语境中的活动和意义。^④克拉托赫威尔认为温特不是真正的建构主义者;温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是断裂的。他一方面承认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两类事实。温特还声称如果利益和身份是稳定的,那么就使用理性主义模型来分析外交决策,建构主义模型擅长分析长期的变化。实际上,结构主义模型才适合分析长期的变化,而且理性主义是建构主义的一个真子集,两者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⑤根据同样的逻辑,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市场接受度始终很低,就是一个正常现象。

简约的理论边际贡献往往较大,而兼容性强的理论满足拉卡托斯精致证伪主义要求的概率通常也更高:一个理论不仅能够解释旧理论的经验内容 T,而且还能够解释

^① Peter Kristensen, "Revisiting 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Mapping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Vol.16, No.3, 2013, pp.246-269.

^② Stephen Aris, "Fragmenting and Connecting? The Diverging Geometries and Extents of IR'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7, No.1, 2020, pp.193-197.

^③ Milja Kurki and Colin Wigh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cience," in Dunne Tim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23.

^④ 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8-14页。

^⑤ Friedrich Kratochwil, "Constructing a New Orthodoxy? Wendt's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1, 2000, pp.86-88.

旧理论所解释不了的 T'。简约性和一致性同时指向了普遍性高的理论,也就是能够解释尽可能多种类/数量事件的理论。主流国际关系学共同体倾向于认为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场景无非添加了一个或多个干预或调节变量而已,其功能如何,需要细致的探讨和测试。鉴于此,主流学派对强调文化或历史差异的理论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哥本哈根学派和英国学派都被主流文献所接受。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前者与丹麦无关,后者“没有英国的代表,其叙述和概念已在全球范围内改编和应用”。^①此外,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依附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由发展中国家构建并融入主流国际关系文献的理论之一。^②该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明(Samir Amin)本人是埃及学者,其理论的经验基础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发达状况。阿明并没有强调理论的埃及、阿拉伯或穆斯林特征,或者中东、北非的独特地域属性。相反,他发现了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性弱点——无法解释非洲国家经济长期滞后这一现象。其论证别开生面,围绕欠发达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功能来展开。这一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传播,并被接受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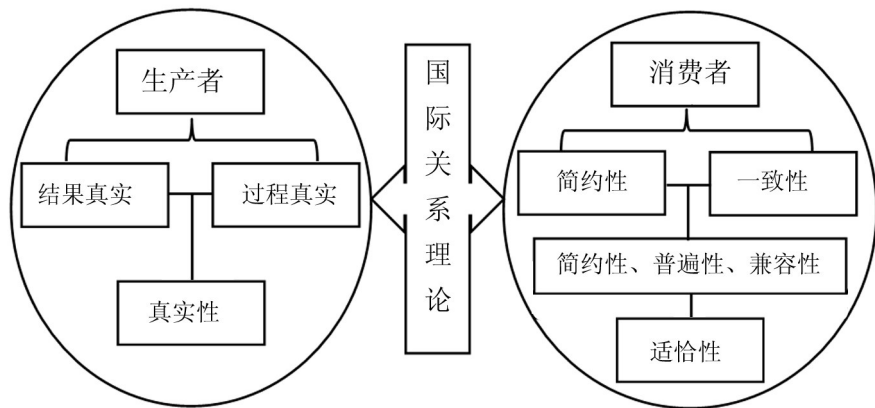
五 结论

本文主要的贡献是在批判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创新的主要路径和借鉴科斯等“思想市场”创意的基础上,从供给(生产)和需求(消费)两个视角来探讨如何实现理论创新。理论的生产者强调理论的真实性,而理论的消费者则注重理论的简约性、普遍性以及与现有(主流)理论的兼容性(见图1)。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市场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例如,真实性存在过程真实与结果真实的区别,其中过程真实在方法上往往是通过单一个案分析或过程追踪来实现的,这样的理论是对充分条件的解释,其简约性和普遍性都会大打折扣,对于绝大多数理论消费者而言赋值是相对较低的。

^①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4, 2019, pp.485-486.

^② 依附理论的代表性文献大致包括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United Nations Press, 1950; 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9, No.2, 1959, pp.251-273;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Faletto Enz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Samir Amin,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African Experience, 1950-1970,”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4, No.2, 1970, pp.203-223; Samir Amin, *L’Afrique de l’Ouest Bloquée: L’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Colonisation (1880-1970)*,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1; Samir Amin,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in Black Africa: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Form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10, No.4, 1972, pp.503-524;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on Peripher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图1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供给和需求因素



注:图由作者自制。

任何市场都是由供给和需求双方构成的。以往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探讨聚焦于理论的供给端,着重从理论生产者的角度来探讨创新的可能性,对于理论的知识产品属性重视不够。本文的一个显著贡献是将需求端纳入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转型的讨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是理论生产和理论消费互动的结果。少数几个消费者的质疑并不影响学术大众的评价。他们的质疑可以被“概率分布”这样的基础统计概念轻易地化解掉。这反过来也说明,真实性可能确实是理论评价中的次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错误”而简单的理论比“正确”而复杂的理论生命力更强。^①

假如我们把国际关系学视为一项超越了主权疆界和文化场域的事业,那么国际关系学重大理论创新和范式突破往往兼具真实性、简约性、兼容性和普遍性四个特点。当然,上文分析表明,简约性、兼容性和普遍性这三个需求端的属性往往是三位一体,与真实性——主要是过程真实性——这个供给端特性并不匹配。要显著地缓解这个矛盾,实现理论供给端和理论需求端的统一,科斯关于理论假定既要真实(realistic)又要易于处理(manageable)的洞见是很合理的建议。^②在逻辑演绎正确的前提下,真实的假定可以确保理论本身是真实的。与此同时,一般来说,理论的兼容性越强、外部有效

① 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第127、136页。

②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o.16, 1937, pp.386-388.

性越高,假定就越简单,越便于处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成本”理论影响深远。两者都同时满足了上述四个要求的经典之作,并奠定了制度经济学的知识基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划时代的、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及超越范式的理论建构。当然我们的结论也适用于评价常规科学。常规科学的目的是阐发因果效应或因果机制,其经验上的真理性不断地被后继的研究更新。不过,常规科学完全满足需求端的“一致性”,可以将之视为一个赋值为“1”的恒量,理论贡献虽然很有限,但通常不会引起由于利益、观念和情感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首先是经验性而非规范性的,写作的初衷并不是提供理论创新的方法或操作标准,而是基于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做出一个总结和评价。尽管如此,本文的见解确实具备可操作性。以消费端诸因素为例。简约性和普遍性是很值得追求的理论形式目标。那些能够对国际关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简约而普遍的,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科斯定理和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简约性和普遍性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持批判态度的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也不得不承认,社会理论家的“圣杯是关于最多事件数的最高度概括”。^①然而,对于理论建构而言,“兼容性”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标准。兼容性源于一致性,而一致性包含观念、情感和利益等内容。社会科学家必须努力克服情感和利益一致性的诱惑,尽可能维持价值中立,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至于是否要坚持自己的观念,则要遵从科学的基本原则,根据证据来做出选择。此外,虽然真理永远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因此变成真理虚无主义者,而要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数据资源许可的前提下,找到尽可能稳健的相对真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理论创新首先应该是兴趣驱动的,^②然后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来执行,至于理论的被接受度,并不是第一序列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才能形成并延续。

(作者简介:卢凌宇,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291.

^② Lisa Baglione,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in Political Science: A Practical Guide to Inquiry, Structure, and Methods* (Third Edition), SAGE, 2016, p.15; Barbara Geddes,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27-28.